

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

全漢昇

位於太平洋兩岸的中國與美洲，自十六世紀中葉後，以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作媒介，雙方已經發生相當密切的經濟關係。因為西班牙本土與菲律賓的直接交通，為最先發現好望角新航道的葡萄牙人所阻撓，故該國政府須以西屬美洲作基地來從事對菲島的統治與殖民。為着要加強美洲與菲律賓間的連繫，自一五六五年起至一八一五年止，共達兩個半世紀之久，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艘至四艘（通常以兩艘為多）載重由三百噸至一千噸（有時重至二千噸）不等的大帆船（galleon），橫渡太平洋，來往於墨西哥阿卡普魯可（Acapulco）與菲律賓馬尼拉（Manila）之間。（註一）因為太平洋上有這些大帆船來回航運，美洲與菲律賓間的貿易自然要發展起來。雙方貿易的商品，當然有種種的不同，但美洲對菲的輸出以白銀為主，菲島對美的輸出，則以中國絲貨（生絲及絲織品）為最重要。由於中國絲貨及其他商品的輸往菲島，自美洲運抵菲島的銀子，便長期大量流入中國。關於中國絲貨輸往菲律賓，再向美洲輸出的問題，將來有機會當加以討論。本文擬先探討十六、七、八世紀間，即自明朝（1368—1644）末葉至清朝（1644—1911）中葉，美洲白銀自菲輸入中國的情形。

中國在明初洪武八年（1375）開始發行大明寶鈔，初時流通情況還算良好。可是，過了十九年以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由於發行額的激劇增加，寶鈔的價值已經下跌到只等於初發行時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一六。其後寶鈔價值越來越低跌，以致廢棄不用，故到了明朝中葉，白銀便普遍用作貨幣，代替寶鈔來流通。當社會上對銀的需

註一：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39, pp. 15, 193-4.

求激增的時候，明代政府曾經努力在各地開採銀礦，以增加銀的供應，但事實上因為我國銀礦的蘊藏並不怎樣豐富，故每年銀產額非常有限。求過於供的結果，明代白銀的價值非常之大，據粗略的估計，其購買力約為宋、元時代的兩倍左右。（註二）

約在十六世紀中葉左右，當中國白銀供不應求的時候，西班牙人在美洲卻發見蘊藏豐富的銀礦，從事大規模的開採和冶鍊。其中光是秘魯南部（Upper Peru，今屬 Bolivia）的波多西（Potosi）銀礦，於一五八一至一六〇〇年每年平均產銀多至 254,000 公斤，約佔同時期世界銀產額百分之六十多點。（註三）這許多在美洲出產的銀子，一方面由西班牙人大量運回本國，他方面又有不少由大帆船載運往菲律賓來從事貿易。大帆船自墨西哥開往菲律賓，要在廣闊的太平洋上航行，在十六七世紀航海技術遠不如現代進步的情形下，風險和困難當然很多，（註四）從而運費非常昂貴。在當日美洲出產的各種物品中，只有白銀因為本身價值相對的大，體積、重量相對的小，能夠負擔得起高昂的運費，從而成為美洲出口的主要商品。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因為擁有這許多銀子，自然會引起把白銀視為至寶的中國商人的興趣，故後者要擴展對菲出口貿易，以便把西人自美運菲的銀子，大量賺回中國。（註五）因此，早在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十九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來華以前的兩百多年內，美洲白銀已經通過馬尼拉，長期源源流到中國來了。

二

在研究美洲白銀經由菲律賓輸入中國以前，我們先要把美洲白銀輸入菲島的情形探討一下。

作者在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一文中，曾經指出，到達菲島的西班牙人，因為和在美洲的基地距離太遠，非常需要中國各種商品的接濟。而向中國商人購買貨

註二：拙著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新亞學報（香港九龍，一九六七）第八卷第一期，頁一五七至一八六；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書院學術年刊（香港九龍，一九六七）第九期，頁二四五至二六七。

註三：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九龍，一九六八）第一卷，頁三〇。

註四：Schurz，前引書，pp. 251-283.

註五：同註三。

物，非用銀子不可。當第一艘大帆船於一五六五年抵達菲島的時候，「西人早已知悉與華人之交易需用銀錢……」。據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由財務官拉維撒里（Guido de Lavezares）（後為第二任總督）等人連署致墨西哥最高法院主席要求補給之品目名單中，列有『在中國沿海可用之大型鍍金貨幣一箱』，以及『為中國貿易可用之良質銀貨或銀條』等項目。」（註六）及一五七三年七月一日，公證官力克爾（Hernando Riquel）等，自馬尼拉把報告寄給西班牙政府，說去年（1572）中國商船把貨物運抵馬尼拉港後，「這些貨物很容易賣出。因為我們在這裏有許多銀幣，而他們很需要這些銀幣。」（註七）同年十二月五日，新西班牙（以墨西哥為中心，包括中美洲、西印度羣島及現在美國的一部分）都護（Viceroy）在寫給西班牙國王腓力伯二世的信中，也說與中國貿易必須用銀，因為中國商人對於銀的重視，遠在任何其他物品之上。（註八）此外，曾於一五九五至一六〇三年在菲律賓居住的莫伽（Antonio de Morga），於一六〇九年在墨西哥發表一本記載菲律賓大事的著作，其中也說：「購買中國貨物的代價，必須用白銀及銀幣來支付，因為中國商人既不要黃金，也不收受任何其他物品作代價，而且也不把其他貨物自菲島輸入中國。」（註九）西班牙人既然瞭解白銀在中、菲貿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便每年自美洲把鉅額白銀運往菲島來與中國商人交易，以取得生活必需品、軍用品及其他各種物資的充分供應，同時又用銀來收購中國絲貨，轉運往美洲出賣，從中取利。

說到美洲白銀每年運往菲律賓的數量，官方的記載（例如船舶上的登記、海關的紀錄）多半偏低，因為他們沒有把超過規定限額的數字包括在內。另外一些外國作家（非

註六：陳荆和先生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九龍新亞研究所，民國五十二年，頁二二；林鳳襲擊馬尼拉事件及其前後，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台北市，民國四十二年），頁五六至七一。

註七：Hernando Riquel and others, "News from the Western Islands" (Manila, July 1, 1573), in E.H. Blair and J.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以下簡稱 *Phil. Isls.*, 55 vols, Cleveland, 1903-09), vol. 3, p. 245.

註八：Martin Enriquez, "Letter from the Viceroy of New Spain to Felipe II" (Mexico, December 5, 1573), in *Phil. Isls.*, vol. 3, p. 212.

註九：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exico, 1609), in *Phil. Isls.*, vol. 16, p. 182. 又參考 Antonio de Morg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Moluccas, Siam, Cambod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Eng. trans., 1867, p. 390; Geo. Phillips, "Early Spanish Trade with Chin Cheo (Chang Chow)," in *China Review*, vol. XIX, no. 4, Shanghai, 1891, pp. 243-255; J.B. 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London, 1909, pp. 62-63.

西班牙人)，沒有與大帆船貿易直接接觸，只憑個人的想像或水手的故事來加以推測，則未免過於誇大。(註一〇)我們現在只根據比較確實可靠的記載，把西班牙人每年自美洲運銀赴菲的數目，列表如下：

第一表 十六、七、八世紀美洲白銀每年運菲數額

| 年 代 | 數 額 (單位：西班牙銀元)(註一一) | 根 據 材 料 |
|-----------|------------------------|---|
| 1598 | 1,000,000 | "Letter from Fray Ygnacio, Archbishop of Manila, to Felipe II" (Manila, June 24, 1598), in <i>Phil. Isls.</i> , vol. 10, p. 145. |
| 1602及以前 | 2,000,000 | Alonso Fernandez de Castro, "Principal Points in Regard to the Trade of the Filipinas" (undated; 1602?), in <i>Phil. Isls.</i> , vol. 12, pp. 44-47; Fray Martin Ygnacio de Loyola, "Various Documents Relating to Commerce" (c. 1602), in <i>Phil. Isls.</i> , vol. 12, p. 59. |
| 1604 | 2,500,000(+) | "Decree Regulating Commerce with Nueva Espana" (December 1, 1604), in <i>Phil. Isls.</i> , vol. 13, p. 257. |
| 約 1620 | 3,000,000 |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Memorial and Relation of the Filipinas" (Madrid, 1621), in <i>Phil. Isls.</i> , vol. 19, pp. 239-240. |
| 1633 | 2,000,000 | "Letter from Juan Cerezo de Salamanca to Felipe IV" (Manila, August 14, 1633), in <i>Phil. Isls.</i> , vol. 24, p. 292. |
| 1688及以前 | 2,000,000 | Schurz, 前引書, p. 189. |
| 1698-1699 | 2,070,000 | 同上。 |
| 1712及以前 | 2,600,000(+) | Antonio Alvarez de Abreu, "Commerce of the Philippines with Nueva Espana, 1640-1736" (Madrid, 1736), in <i>Phil. Isls.</i> , vol. 44, pp. 240-241. |
| 1714以前 | 3-4,000,000 | Abreu, 前引文, in <i>Phil. Isls.</i> , vol. 44, p. 256. |
| 1723 | 4,000,000 | Abreu, 前引文, in <i>Phil. Isls.</i> , vol. 44, pp. 239-240. |
| 1729及以前 | 3-4,000,000 | John Forman, F.R.G.S., <i>The Philippine Islands</i> , New York, 1906, p. 248. |
| 1731 | 2,434,121 | Abreu, 前引文, in <i>Phil. Isls.</i> , vol. 45, pp. 29-30. |
| 1740前後 | 3,000,000 | George Anson, <i>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M, DCC, XI, I, II, III, IV</i> , Kilmarnock, 1785. 原書未見, 茲引自 T.R. McHale and Mary C. McHale, ed, <i>Early American-Philippine Trade</i> , New Haven, 1962, p. 10. |

註一〇：Schurz, 前引書, pp. 188-189.

註一一：即 peso, 以下簡稱「西元」。按每一個西班牙銀元的購買力，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初期，約為二十世紀初期的十倍；在十八世紀中葉，約為二十世紀初期的五倍。參考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註二五。

| | | |
|-----------|-------------------------|--|
| 1746-1748 | 4,000,000 | Schurz, 前引書, p. 189. |
| 1762 | 2,309,111(+) | 同書, p. 339. |
| 1764 | 3,000,000(+) | 同書, p. 189. 內言超過規定限額(此時為一百萬西元)二百萬西元以上。 |
| 1768-1773 | 1,500,000- 2,000,000 | 同上。 |
| 1772 | 2-3,000,000 | 同上。 |
| 1784 | 2,791,632 | 同上。 |

根據第一表，我們可知在十六、七、八世紀間，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運往菲律賓的銀子，有時多達四百萬西元，有時只有一百萬西元，但以二三百萬西元的時候為多。(註一二)當然，有時因為遭受敵人的劫掠，或在海洋中航行失事，大帆船運往菲島的銀子不免要大受損失。不過無論如何，到了一七六五年二月十日，馬尼拉最高法院檢察長向西班牙國王上奏說：「自從菲律賓羣島被征服(一五六五年)以來，運到這裏的銀子已經超過二萬萬西元。」(註一三)其後，依照德科民(De Comyn)的計算，在由一五七一年至一八二一年的二百五十年中，自西屬美洲運抵馬尼拉的銀子，共為四萬萬西元。(註一四)

對於美洲白銀的大量運往菲島，西班牙政府曾經加以限制。早在一五九三年正月十一日，及一五九五年七月五日和九日，西班牙國王都先後發佈敕令，規定每年自墨西哥運菲的銀子，以五十萬西元為限。(註一五)可是，因為把美洲白銀運菲購買中國絲貨，再運往美洲出售，可獲鉅額的利潤，西國王這種規定限額的敕令，事實上並沒有好好的實行。一六三三年八月十四日，菲律賓總督薩拉孟加(Juan Cerezo de Salamanca)向腓力伯四世(Felipe IV)上奏說：「雖然陛下禁止把銀幣自新西班牙運到這裏(馬尼拉，再運往他國)，雖然陛下只准許這裏的居民每年自新西班牙輸入五十萬『篤卡』(duca-

註一二：Schurz, 前引書, pp. 190, 275, 381.

註一三：Francisco Leandro de Viana, "Memorial of 1765" (Manila, February 10, 1765), in *Phil. Isls.*, vol. 48, p. 278.

註一四：Eames, 前引書, p. 63; "Sketch of Spanish Colonial Intercourse in Eastern Asia," 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no. 4 (Canton, August 1839).

註一五：Alonso Fernandez de Castro, 前引文, in *Phil. Isls.*, vol. 12, pp. 46-47;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前引文, in *Phil. Isls.*, vol. 19, pp. 239-240.

dos) (註一六)，事實上他們已經發見每年要秘密運多少(銀)便多少的辦法。……在我以前的各任總督都知道這種弊端，可是因為如果要干預這早已經是牢不可破的陋規，便要引起許多煩惱，同時幾乎所有陛下的臣民都要被牽連在內，故他們不敢加以糾正。」(註一七)其後，到了一六三六年六月一日，另外一位總督也自馬尼拉寫信給西班牙國王說：「陛下關於限制絲貨輸入的命令，在美洲並沒有被嚴格遵守；這或者因為沒有誠實官員來執行命令，或者因為如果依法嚴格執行，陛下的臣民便要因違法受罰而瀕於毀滅。在各最重要的條例中，有一項規定准許菲律賓臣民每年把價值二十五萬西元的絲貨運往新西班牙出賣，同時在新西班牙出賣所得的銀子，運回菲島，以五十萬西元為限。可是，這種規定從來沒有被遵守過，而現在也沒有人遵守牠。因為如果官員們真的嚴格不准超過限額的絲貨出口，商人們往往能夠設法在城(馬尼拉)外秘密走私，這種弊端是無從糾正的。當商人們把販賣絲貨所得的銀子自新西班牙運回的時候，同樣的情形又復出現。」(註一八)文中所說的「陛下的臣民」，事實上連西班牙政府派往美洲及菲律賓的最高行政主管長官，也包括在內。根據一六九一年六月十九日一位神父的報導，當日新上任的菲律賓總督，在由美洲乘大帆船赴馬尼拉上任的時候，曾自新西班牙都護那裏領取大量銀子，帶往菲島，以便投資於絲貨貿易，賺取鉅額的利潤。(註一九)此外，因為利之所在，新西班牙的其他官員，也經常把白銀運往菲島，在十八世紀中葉左右，每年約佔超過規定限額的二百萬西元的十分之一。(註二〇)因此，西班牙國王限制美銀向菲輸出的敕令，事實上並不生效。

明瞭了十六至十八世紀間美洲白銀長期輸入菲律賓的情況以後，我們現在可以進一步看看這些銀子由菲島轉運往中國的情形。

註一六：每一「篤卡」(ducados) 約等於中國銀一兩，每一西元則約等於中國銀七錢二分。

參考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

註一七：“Letter from Juan Cerezo de Salamanca to Felipe IV” (Manila, August 14, 1633), in *Phil. Isls.*, vol. 24, pp. 291-292.

註一八：“Letter from Governor Hurtado de Corcuera” (Manila, June 1, 1636), in *Phil. Isls.*, vol. 26, pp. 136-137.

註一九：“A Letter by Father Juan de Zarzuela” (June 19, 1691), in *Phil. Isls.*, vol. 41, p. 34.

註二〇：Schurz, 前引書，p. 189.

到達菲島的西班牙人，因為和在美洲的基地距離太遠，他們生活及防衛所需的各種物資，都有賴於中國商人的供應。在中國商人方面，因為國內白銀供不應求，價值高貴，眼看着西班牙人手中持有那麼多的銀子，自然要設法推廣輸出貿易，把銀賺取回國。當日中國的貨物，一方面因為生產成本比較便宜，他方面因為白銀價值昂貴，以銀表示的物價水準非常低下，故在菲島出賣，價格非常低廉，（註二一）從而銷路非常之好。一六〇七年，在西班牙的一個集會中，有一位官員報告：「銀子之所以自菲島大量流出，主要因為自中國運到那裏的貨物，售價低廉，同時銀的購買力又很大，故西班牙人都把銀投資於中國貨物以取利。」（註二二）其後，在一六二八年，另外一位西班牙人說：「中國人有的是大量而過剩的貨物，他們從不向我們購買任何物品，只是把物品賣給我們，而專門索取銀幣作代價。為着獲得銀幣，他們出賣貨物的價格非常便宜，故我們向他們買的東西特別多，要比假如價格較貴、利潤較低時為多。」（註二三）

把貨物運往菲島貿易的中國商人，既然因為採取降低售價政策而擴展銷路，偌大的菲島市場便為他們所控制。當每年大帆船把美洲白銀大量運到，西班牙人急於進貨回航的時候，中國商人便乘機操縱市場，抬高售價，以賺取更多的銀子。一六三三年八月十四日，菲律賓總督薩拉孟加向國王腓力伯四世上奏說：「以臣所知，每年自新西班牙運抵馬尼拉的銀子，多達二百萬西元，結果因銀幣增多而物價上漲，對偉大的中國最為有利，……」（註二四）及一六三七年，菲律賓檢察總長孟法爾坤（Grau y Monfalcon）也報導說：「除了菲島西人自墨西哥運往馬尼拉的銀子以外，其他超過規定限額的銀子，多由墨西哥出口商運往。這些銀子用來購買貨物，由同一艘船於歸航時運載，因此負責經管這些銀子的人，船一抵達便爭着購貨。因為希望縮短在馬尼拉的滯留時間，他們競爭搜購的結果，便刺激該地物價上漲，以致由中國商人運來出賣的貨物，原來只值一百西元的，馬上便上漲至二百西元。……」（註二五）

註二一：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

註二二：“Trade of the Philippines with Mexico” (Report from the Council of State, Madrid, December 18, 1607), in *Phil. Isls.*, vol. 14, p. 214.

註二三：Juan Velazquez Madro, “Economic Reasons for Suppressing the Silk Trade of China in Spain and its Colonies” (October 7, 1628), in *Phil. Isls.*, vol. 22, pp. 282-283.

註二四：“Letter from Juan Cerezo de Salamanca to Felipe IV” (Manila, August 14, 1633), in *Phil. Isls.*, vol. 24, p. 292.

註二五：“Grau y Monfalcon’s Informatory Memorial” (Madrid, 1637), in *Phil. Isls.*, vol.27, pp. 204-205.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菲律賓的經濟情勢，既然有助於中國貨物的擴展銷路，和中國商人的控制市場，西班牙人每年自美洲運抵菲島的大量白銀，自然不能長期保留得住，而大部分甚至全部給中國商人賺回本國去了。關於此事，記載甚多，現在按照時間先後列舉如下：

(1)一五八六年，一位西班牙官員（沒有署名）給國王腓力伯二世的信中說：「許多白銀和銀幣都運到那裏（馬尼拉）去交換中國貨物。這些銀子雖然有若干仍然留在菲島，但其餘全部都為中國大陸運貨到那裏出售的華商所運走。」（註二六）

(2)一五九〇年，葡萄牙人（沒有署名。按一五八〇年葡萄牙王室男嗣絕，腓力伯二世因婚姻關係，身併葡國；自此至一六四〇年，葡為西所統治。）給腓力伯二世的信中說：「如果准許西印度與中國通航，則王國中的銀幣將全部流入中國，而不輸往西班牙；因為中國是這樣大，有這許多貨物出售，所以無論運多少銀幣前往，那個國家都將把它全部吸收了去。」（註二七）

(3)一五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菲律賓總督達斯摩利那（Luis Perez Dasmariñas）在給腓力伯二世的信中，說因為中國貨物運菲出售獲利，「所有的銀幣都流到中國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裏，而且事實上長期留在那裏。」（註二八）

(4)一五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馬尼拉大主教寫信給腓力伯二世說：「每年由新西班牙運來的一百萬西元的銀幣，都違反陛下的命令，全部轉入中國異教徒之手。」（註二九）

(5)約一六〇二年，一位律師記載：「這批（指一艘大帆船運往菲島的銀子）及所有由其他船隻載運的銀子，都作為支付中國商品的代價，落入異教徒之手。」（註三〇）又約在同一年內，一位南美洲的主教也說：「……菲律賓每年輸入二百萬西元的銀子；所有這些財富，都轉入中國人之手，而不運往西班牙去。」（註三一）

註二六：“Letter to Felipe II” (June 17, 1586), in *Phil. Isls.*, vol. VI, p. 280.

註二七：“Letter from Portugal to Felipe II” (1590), in *Phil. Isls.*, vol. 7, p. 202.

註二八：“Letter from Luis Perez Dasmariñas to Felipe II” (June 28, 1597), in *Phil. Isls.*, vol. 9, p. 316.

註二九：“Letter from Fray Ygnacio, Archbishop of Manila, to Felipe II” (Manila, June 24, 1598), in *Phil. Isls.*, vol. 10, p. 145.

註三〇：Alonso Fernandez de Castro (Lawyer), “Principal Points in Regard to the Trade of the Filipinas” (1602?), in *Phil. Isls.*, vol. 12, p. 50.

註三一：Fray Martin Ygnacio de Loyola, “Various Documents Relating to Commerce” (c. 1602), in *Phil. Isls.*, vol. 12, p. 59.

(6)一六〇四年十二月一日，西班牙國王腓力伯三世發布敕令說：「所有這些銀子（指每年運抵菲島的二百餘萬西元的銀子），最後都流到異教國家（中國）去。」（註三二）

(7)一位奧古斯丁教派（Order of St. Augustine）的教士，曾經長期在菲律賓傳教，其後於一六三〇年開始撰寫一本有關在菲傳教歷史的著作，其中說：「在這個異常龐大的國家（中國）中，任何生活所需的物產都非常豐富，……那裏的大小不同的船隻，幾乎數不清那麼多，每年都裝運各種食物和商品，駛往鄰近各國交易。其中光是駛往馬尼拉的，每年經常有四十艘，或四十艘以上。……這些商船又往暹羅、柬埔寨……等國貿易。……它們把世界上所有的銀子都運回去，……因此，中國可說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我們甚至可以稱它為全世界的寶藏，因為銀子流到那裏以後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監禁在牢獄中那樣。即使中國的銀子，並不比在過去六十六年貿易中，自墨西哥運出來的為多，它已經能使那裏的商人變成最為富有；何況事實上中國的銀子更多於這個數目，因為除來自墨西哥的銀子以外，中國商人又自其他地區把銀子運回本國。在世界上已知的各民族中，中國人着實是最渴望取得銀子和最愛好銀子的一個民族。他們把銀子當做是最有價值的東西來保有牠，因為他們甚至輸出黃金來換取白銀，也在所不惜。當他們看見銀子的時候，他們總是很喜歡的看着它。我這樣敘述，絕不是由於道聽途說，而是多年來親眼看見和親身經驗的結果。」（註三三）

(8)一六三七年，菲律賓檢察總長孟法爾坤向西班牙國王報告說：「美洲白銀運往菲律賓後，由那裏轉入我們宗教及王室的敵人（回教徒及其他異教徒）之手，而最後則流到中國去。如我們所周知，中國是歐、亞兩洲銀子的總匯。這些銀子往往因在各處流通而使人獲利，和增長價值，可是等到運抵這個偉大的中國以後，（因為在那裏價值特別昂貴）如果再把它運輸出口，便要蒙受損失，故銀子到達中國以後，便不再流出國外，而永遠為中國人民所有。」（註三四）

(9)一七二七年，由菲律賓西班牙人及土人推選出來的七名代表，向西班牙國王申訴說：「中國商人幾乎把自新西班牙運來的銀子，全部運走。」（註三五）

註三二：“Decree Regulating Commerce with Nueva Espana” (December 1, 1604), in *Phil. Isls.*, vol. 13, p. 257.

註三三：Fray Juan de Medina, O.S.A., “History of the Augustinian Order in the Filipinas Islands” (Manila, 1893; but written in 1630), in *Phil. Isls.*, vol. 23, pp. 192-194.

註三四：“Grau y Monfalcon’s Informatory Memorial of 1637,” in *Phil. Isls.*, vol. 27, pp. 148-149.

註三五：Schurz, 前引書，pp. 96-97.

根據上述的記載，我們可以推知，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長期間內，即自明季至清中葉左右，西班牙人每年自美洲運往菲律賓的銀子，主要由於貿易關係，大部分或甚至全部都給中國商人賺回本國。現在根據各種記載，把明、清間中國自菲輸入的美洲白銀數字，列表如下：

第二表 明、清間美洲白銀每年經菲輸華數額

| 年 代 | 數額(單位：西元) | 根 據 材 料 |
|---------|--------------------------|---|
| 1586以前 | 300,000 | "Letter of Pedro de Rojas to Felipe II" (Manila, June 30, 1586), in <i>Phil. Isls.</i> , vol. 6, p. 269. |
| 1586 | 500,000(+) | 同上。 |
| 1598及以前 | 800,000- 1,000,000(+) | "Letter from Don Francisco Tello to Felipe II" (Manila, June 19, 1598), in <i>Phil. Isls.</i> , vol. 10, p. 179; "Letter from Fray Ygnacio, Archbishop of Manila, to Felipe II" (Manila, June 24, 1598), in <i>Phil. Isls.</i> , vol. 10, p. 145. |
| 1602及以前 | 2,000,000 | Fray Martin Ygnacio de Loyola, 前引文, in <i>Phil. Isls.</i> , vol. 12, p. 59. |
| 1604 | 2,500,000(+) | "Decree Regulating Commerce with Nueva Espana" (December 31, 1604), in <i>Phil. Isls.</i> , vol. 13, p. 257. |
| 1633及以前 | 2,000,000 | "Letter from Juan Cerezo de Salamanca to Felipe IV" (Manila, June 24, 1598), in <i>Phil. Isls.</i> , vol. 10, p. 145. |
| 1729及以前 | 3-4,000,000 | Antonio Alvarez de Abreu, 前引文, in <i>Phil. Isls.</i> , vol. 45, pp. 29-30. 文中說這些銀子流入外國人及異教徒之手。這裏說的「外國人及異教徒」可能不單指 <u>中國</u> 商人來說，但以 <u>中國</u> 商人為主，卻是沒有疑義的。 |
| 1815 | 1,550,000 | Schurz, 前引書, p. 59. |

看了第二表以後，我們可知自十六世紀下半西班牙人抵達菲律賓以後，每年由菲輸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初時為數十萬西元，其後越來越增加，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已經超過一百萬西元；到了十七世紀，增加至二百萬或二百餘萬西元；及十八世紀，增加更多，可能達三四百萬西元；及十九世紀初期，又下降至一百五十餘萬西元。（註三六）

註三六：同書，p. 59. 陳荆和先生在他的大著(前引書，頁六)中，曾根據日本成田節男華僑史的記載，說一六三七年，中國自菲輸入的墨西哥銀貨多至一千萬西元；這個數字，因為並沒有確實可靠的證據，疑有誤。

不過，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長期間內，菲律賓與中國間運輸白銀的航線，並不是完全暢通無阻。當西班牙與荷蘭因為參加三十年戰爭（1618—1648），在歐洲互相攻擊的時候，兩國在東方也不時發生衝突。荷蘭向東方拓展，於一六二四年（明天啓四年）入侵台灣，在台南建立基地。再過兩年，西班牙也於一六二六年侵台，佔領台灣北部。兩國在台灣互相對峙，經過十六年以後，荷人於一六四二年（明崇禎十五年）擊敗西人，把他們驅逐出台灣。因為台灣的地理位置，居於中、菲之間，荷人遂以台灣為基地來騷擾中、菲貿易，直至一六四八年三十年戰爭結束時纔告終止。（註三七）當菲律賓的對外交通受到荷人騷擾的時候，每年由大帆船運抵菲島的美洲白銀，有時少至不足一百萬西元；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輸入白銀的數額自然也要銳減了。（註三八）台灣於清順治十八年（1661）為鄭成功收復。在此以前，鄭成功已經在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故滿清政府於順治十三年（1656）實施禁海令，禁止對外貿易；及鄭氏入台的順治十八年，清廷更實施遷界令，把沿海二十或三十華里內的居民，全體遷入內地，立石或築垣牆為界；禁止出界貿易，或在界外居住耕種。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軍平定台灣，翌年這些限制纔告廢除。（註三九）在這時期內，由於中國東南沿海在軍事上的特殊形勢，中、菲貿易及銀的輸入當然也不免要受影響。

明、清之際，或十七世紀中葉前後，美洲白銀的流入中國，雖然曾經遭受到若干阻礙，但就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至十九世紀初葉的長期間來說，中國由菲律賓輸入美洲白銀的趨勢，在基本上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到了一七六五年二月十日，馬尼拉最高法院的檢察長說：「自從菲律賓羣島被征服（1565）以來，由新西班牙運來的銀子共達二萬萬西元以上，可是現在仍然存留在這裏的現銀還不到八十萬西元。」（註四〇）根據上述中國商人每年把菲律賓銀子大量運回本國的記載，我們可以推知，在西班牙人到達菲島的頭兩個世紀中，自美洲輸入又復輸出的共約二萬萬西元的銀子，大部分都運往中國去了。另據德科民（De Comyn）的估計，自一五七一（明隆慶五年）至一八二一年（清

註三七：Schurz, 前引書，pp. 350-357.

註三八：同書，p. 190.

註三九：陳紹馨纂修台灣省通志稿（台北市，民國五十三年）卷二，人民志人口篇，頁一一二至一一四。

註四〇：Francisco Leandro de Viana, "Memorial of 1765" (Manila, February 10, 1765), in *Phil. Isls.*, vol. 48, p. 278.

道光元年)的二百五十年中,由西屬美洲運往馬尼拉的銀子共約四萬萬西元,其中約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都流入中國。(註四一)德科民說的四分之一,顯然估計得太低;他所估計的二分之一,即二萬萬西元或更多些,可能比較接近事實。有感於美洲白銀由菲大量流入中國,在一六三八年一位西班牙上將不自禁的說:「中國國王(按應作『皇帝』)能够用來自秘魯(Peru)的銀條來建築一座宮殿!」(註四二)因為中國自西班牙帝國中輸入這許多銀子,根據十七世紀一位意大利旅行家的記載,中國皇帝曾經稱呼西班牙國王為「白銀之王」(King of Silver)。(註四三)

四

在上文中,我們主要根據西班牙方面的記載來研討美洲白銀由菲輸入中國的情形。自明季至清中葉,中國既然由菲輸入這許多銀子,自然會吸引中國人士的注意,故我們又可以根據中國文獻的記載來對這個問題作一考察。

西班牙人於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佔領菲律賓後,自萬曆年間(1573—1620)開始,每年都有不少銀子由美洲運菲,再轉運往中國。那時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因為耕地有限,人口過剩,有不少人須以海為田,即航海前往國外謀生或貿易。而菲律賓北部的呂宋島,位於美、菲間大帆船航線的西端,是美洲白銀的集散中心,故由福建向外航海的中國商人,多前往貿易,把銀子賺取回國。約萬曆三十一年(1603)左右,李廷機說:「弟生長海陬,少時嘗見海禁甚嚴。及倭訖後,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稅以饟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蓋貧民藉以為生,冒禁陰通,為患滋大;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什物,買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註四四)又徐學聚說:「今番船……漳(州)人但知彼有銀,銀可欲,……我販呂宋,直以有佛郎(機,指西班牙

註四一: "Sketch of Spanish Colonial Intercourse in Eastern Asia," i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no. 4.

註四二: 拙著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

註四三: 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

註四四: 徐孚遠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台北市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影印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第二八冊(卷四六〇),頁三三六,李廷機報徐石樓。按李廷機,福建晉江人,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約於萬曆三十一年撰寫此文。參考明史(百衲本)卷二一七,頁一三,李廷機傳。

牙)銀錢之故。……貨於險遠之呂宋，而得佛郎之銀錢。……呂宋諸洋，與我商民習，彼此貿易，久已相安。」(註四五)再過一些時候，郭造卿說：「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註四六)因為運貨前往呂宋貿易的福建商船，於回航時只運載銀錢，不輸入任何貨物，故政府向牠們課徵一種特加稅，名加增餉，等於對輸入白銀課徵一種進口稅。關於此事，張燮記載說：「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携來，即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澳，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稅。後諸商苦難，萬曆十八年(1590)量減至百二十兩。……自萬曆四年(1576)餉溢額至萬金，列入章程錄。至十一年(1583)，累增至二萬有餘。……二十二年(1594)，餉驟溢至二萬九千有奇。」(註四七)

除卻明人的記載以外，清朝初葉及中葉的人士，也常常在寫作文字中提及呂宋白銀輸入福建的情況。例如周亮工閩小記(叢書集成本)下卷，頁三三說：「……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過(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又王澐閩遊紀略(小方壺輿地叢鈔第九秩，頁一〇四下)說：「其曰番錢者，則銀也。來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鳥獸之人物形者。泉(州)、漳(州)通用之。聞往時閩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西至歐羅巴，東至日本之呂宋、長崎(此句疑有誤)，每一舶至，則錢貨充牣。」又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二十二日，中書舍人鄭德瀟說：「呂宋者，南海之外國也。……閩、廣人數貿易其地，……惟有大小銀錢，亦佛郎機酋從其祖家干系臘(Castile，指西班牙)

註四五：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六冊(卷四三三)，頁六三〇至六三一，徐學聚初報紅毛番疏(約萬曆三十一年或稍後)。

註四六：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雅書局本)卷九六，頁二九至三〇，福建六，郭造卿防閩山寇議。又見於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光緒九年刊)卷四二，頁三五傳元初論開洋禁疏(崇禎十二年，1639)；朱東觀輯禎朝詔疏卷五，頁三〇至三一；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叢書集成本，有乾隆元年序)卷二，頁四二至四三；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七，頁一四下至一五，海禁。

註四七：張燮東西洋考(成於萬曆四十五年，借陰軒叢書本)卷七，頁二下至三。關於此事，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頁二一下至二二，福建三，洋稅，亦有記載，但文字畧有不同，茲抄錄如下：「加增餉者，東洋中有呂宋，其地無出產，番人率用銀錢(錢用銀鑄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易貨。船多空虛回，即有貨亦無幾。故商販回澳，征抽水、陸二餉，屬呂宋船者，每船另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又參考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

載以來用也。」又說：「呂宋初無重寶，故不炫於外國。自千系臘舶銀至，而後買販富饒甲於諸國。」（註四八）又雍正八年（1730）陳倫炯說：「呂宋大山，……漳、泉人耕種營運者甚盛。……東、南洋諸番，惟呂宋最盛，因大西洋千絲臘（Castile）是班牙番舶運銀到此交易，絲、綢、布帛、百貨盡消。」（註四九）

明、清間自呂宋輸入中國的白銀，不僅運往福建，又有由於貿易關係而運往其他沿海地區的。上述康熙二十二年鄭德瀟說閩、粵人赴呂宋貿易，以賺取銀錢，可見除福建以外，由於白銀的吸引，廣東商人也把貨物運往呂宋出售。關於此事，屈大均（1630—1696）也說：「閩、粵銀多從番船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買呂宋銀至廣州。攬頭者就舶取之，分散於百工之肆；百工各為服、食、器物償其值。承平時，商賈所得銀皆以易貨，度梅嶺者不以銀捆載而北也；故東粵之銀，出梅嶺者十而三四。今也關稅繁多，諸貨之至吳、楚、京都者，往往利微，折資本，商賈多運銀而出。所留於東粵者，銀無幾也。」（註五〇）文中所說的「承平時」，當指明季而言。由此可知，自呂宋輸入廣州的銀子，又轉運往中國國內各地，在明、清之際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因此，到了清中葉以後，周騰虎也說：「江、浙行用佛頭洋銀，製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國。西班牙滅小西洋之呂宋國，故俗又呼為大呂宋。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之時，其國在廣東貿易頗盛，故其洋銀流入中國最廣。中國因習用之。」（註五一）

根據上引中國方面有關呂宋白銀運入中國的文獻，我們只知道中國商人到呂宋「買其銀錢，滿載而歸」，「單得其銀錢」，「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携來」，「每一舶至，則錢貨充切」……但到底輸入多少銀子，卻沒有任何記載。到了清朝中葉，當菲律賓派遣商船來華貿易的時候，我們卻知道在乾隆二十年（1755）抵達廈門的呂宋番船，輸入

註四八：江日昇台灣外紀（序於康熙四十三年；台北市，民國四十九年刊本）第三冊，卷一〇，頁四二四至四二六。

註四九：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台北市刊，雍正八年自序），頁一二，東南洋記。

註五〇：屈大均廣東新語（康熙三十九年重刊本）卷一五，頁五下至六，貨語。又同書同卷，頁二八下至二九，載廣州竹枝詞說：「洋錢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東洋及西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註五一：周騰虎鑄銀錢說（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續篇卷五八）。

番銀一十五萬圓，或十餘萬兩。(註五二)

五

綜括上文，我們可知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長期間內，即自明季至清中葉左右，中國與美洲雖然有太平洋的阻隔，雙方經濟已經發生密切的關係。當日的美洲和菲律賓，同屬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雙方有大帆船航線的連繫，而中國商船又不斷向菲島航行，故以菲島作媒介，中、美物產的交流已經不絕於道。西班牙人以美洲作基地來佔領菲島，但他們到達菲島以後，因為和美洲基地距離太遠，體積、重量大而價值小的物品不宜於遠道運輸，故在那裏的一切給養都有賴於中國商人的接濟。在當日美洲各種物產中，只有自秘魯、墨西哥各銀礦採煉出來的白銀，因為體積、重量比較小而價值比較大，纔能夠負擔得起高昂的運費，由大帆船大量運往菲律賓去。在另外一方面，明代的中國，因為普遍用銀作貨幣，白銀求過於供，價值特別大，故中國商人樂於向菲島銷售各種貨物，以便把白銀賺回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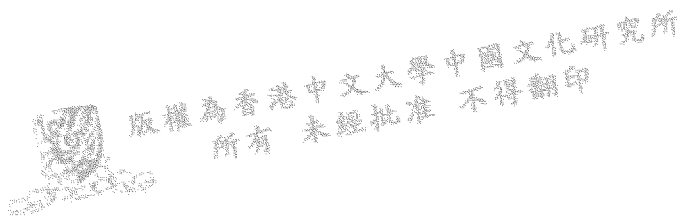
說到自美洲運往西太平洋白銀的數量，我們在本文中曾經引述德科民的估計，說在由一五七一至一八二一年的兩個半世紀中，約共有四萬萬西元自美洲運往菲律賓，其中約有二萬萬西元（可能更多）轉運入中國。這個數目雖然不如自美洲運往西班牙的銀數（註五三）那麼多，但為數已相當可觀。不獨如此，自美洲長期大量運往西班牙的銀子，

註五二：史料旬刊第一二期鐘晉摺（乾隆二十年）說：「福建巡撫鐘晉謹奏：……呂宋夷商夾板船一隻，……來廈(門)貿易。……所帶米糧、貨物之外，尚有番銀一十五萬圓，……」又第一八期李有用摺（乾隆二十年）說：「福建水師提督奴才李有用謹奏：……廈門口外，有呂宋夾板夷船一隻來廈，……該番船載來……番銀十餘萬兩，……」又周凱等纂廈門志（序於道光十二年）卷五，頁三五下說：「按呂宋夷船，每次載番銀十四五萬來廈貿易，……非特有利於廈門，閩省通得其益。故乾隆四十七年（1782）奏准外夷商船到閩海關貨物，照粵海關則例徵收。」

註五三：自一五〇三至一六六〇年一百五十餘年中，美洲金、銀輸入西班牙的總額，據官方記載，共為447,820,932.3西元。此外，走私入口的數目約為這個官方登記數字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左右。在輸入的金、銀中，除一五〇三至一五三〇年以金為較重要以外，其餘年份銀佔輸入總額的百分之八五至百分之九九。一。參考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 1934, pp. 34, 37-38, 40.

因為要影響到西班牙的物價水準遠在其他歐洲國家之上，銀在西班牙的購買力遠較其他歐洲國家為低，故多半由於對外貿易的長期入超而流到其他歐洲國家去。其他歐洲國家（如葡萄牙、荷蘭、英國）的商人，在十六、七、八世紀間都先後東來貿易，也因要償付中國出口貨價而把大量銀子運入中國。（註五四）不過，因為本文的主要目的為研究美洲白銀經菲流入中國的情形，故對於美洲白銀運往歐洲，再輾轉運來中國的問題，不擬詳加討論。

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一日，香港九龍。



註五四：拙著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台北，民國五十六年），頁五一七至五五〇。



The Inflow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

(A Summary)

HAN-SHENG CHUAN

I

Having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in 1565, the Spanish government began to send galleons between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Until 1815, Spanish galleons regularly crossed the Pacific between Acapulco, Mexico and Manila, Philippines. Ships sailing towards Manila carried large amounts of Mexican and Peruvian silver, while those heading towards Acapulco contained cargoes of Chinese silks.

In 1375, the Ming government began to issue paper money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But, as the quantity of notes increased, confidence in their purchasing power declined. By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y were generally rejected in favour of silver, which was regarded as a more reliable unit of account and medium of exchange. However, the mining of silver in China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its demand; and this caused the price of silver to reach a record high level (nearly twice of that during the Sung and Yuan periods).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ilver output in Spanish America greatly increased as a result of the discovery of a rich silver deposit at Potosi in Upper Peru (now Bolivia) in 1545. The annual amount of silver extracted from Potosi averaged 254,000 kg. or roughly 60 per cent of the world's output. In Manila, Chinese merchants coveted American silver. It became the Spaniards' most important commodity in the Philippine trade. Anxious to acquire as much silver from the Spanish as possible, Chinese traders in Manila did their best to meet Spanish demands for daily necessities, silks, ammunition, etc. Thus, beginning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American silver flowed continuously into China through Manila.

II

When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the Philippines in 1565, they knew that trade with China had to be maintained with silver. Therefore, they asked their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Mexico to send them "one case of large gilded coins for the coast of

China" and "coins and small bars of fine silver for trade in China." In July 1, 1573, the government notary (Hernando Riquel) and others reported from Manila to the Spanish government: "For the Spaniards they (Chinese traders) brought some fine ware and other articles, which they readily sold, since we who are here have plenty of money, and the Chinese need it." In a letter to Felipe II on December 5, 1573, the Viceroy of New Spain wrote: "The commerce with that land (China) must be carried on with silver, which they value above all other things." In 1609, Antonio de Morga also wrote: "The purchase price (of Chinese goods) is paid in silver and reals, for the Sangleys (Chinese traders) do not want gold, or any other articles, and will not take other things to China." Since the Spaniards understood the important role silver would play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Sino-Filipino trade, it was natural for them each year to carry large quantities of silver to Manila in order to buy whatever they needed from China. The annual silver imports from Spanish America into the Philippines were as follows:

TABLE I
ANNUAL AMERICAN SILVER IMPORTS INTO THE PHILIPPINES, 1598-1784

| YEAR | AMOUNT (in pesos) | YEAR | AMOUNT (in pesos) |
|---------------|-------------------|---------------|---------------------|
| 1598 | 1,000,000 | 1729 & before | 3-4,000,000 |
| 1602 & before | 2,000,000 | 1731 | 2,434,121 |
| 1604 | 2,500,000 (+) | 1740 | 3,000,000 |
| c. 1620 | 3,000,000 | 1746-1748 | 4,000,000 |
| 1633 | 2,000,000 | 1762 | 2,309,111 (+) |
| 1688 & before | 2,000,000 | 1764 | 3,000,000 (+) |
| 1698-1699 | 2,070,000 | 1768-1773 | 1,500,000-2,000,000 |
| 1712 & before | 2,600,000 (+) | 1772 | 2-3,000,000 |
| 1714 & before | 3-4,000,000 | 1784 | 2,791,632 |
| 1723 | 4,000,000 | | |

In his memorial of 1765, Francisco Leandro de Viana said that more than two hundred million pesos had gone to the Philippines since 1565. According to the computation of De Comyn, the total amount of silver imported from Spanish America into Manila from 1571 to 1821 was four hundred million pesos.

III

In order to acquire necessities for daily use, ammunition for the armed forces on the Islands, and silks for shipment back to Spanish America, the Spaniards spent most of the silver that they had brought from Mexico to Manila. A sampling of evidence which demonstrates considerable exportation of American silver from Manila to China is as follows:

(1) Quoting a letter (unsigned) to Felipe II on June 17, 1586: "... a large amount of silver and coin is carried thither (Manila) in exchange for them (Chinese wares). Although a portion of this money remains in those Islands (the Philippines), all the rest is carried away by the Chinese who go thither from the mainland to sell their wares."

(2) Quoting a letter from Portugal (unsigned) to Felipe II in 1590: "... if navigation is permitted from the western Indias to China, all the money and coin in the kingdom will flow thither and none will go to Hespana, because China is so large and has so much to exchange and sell that, however much coin is sent, that country will absorb it all."

(3) In his letter to Felipe II from Manila on June 28, 1597, Luis Perez Dasmariñas, Governor of the Philippines, wrote: "All the money goes and passes to China, and remains there from year to year and in fact always."

(4) In his letter to Felipe II on June 24, 1598, Fray Ygnacio, Archbishop of Manila, asserted: "There comes each year from Nueva Espana a million in money, contrary to the mandate of your Majesty, all of which passes on to the heathen of China."

(5) In c.1602 a lawyer wrote: "This (silver) and all else which is carried is placed in the power of the infidels, who received it as the price of the Chinese merchandise." Also in the same year, a bishop of South America wrote: "... the Filipinas, which receive annually two million pesos of silver; all of this wealth passes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Chinese, and is not brought to Espana . . ."

(6) On December 1, 1604, Felipe III decreed: "All this money (more than two millions of ducats) finally makes its way into infidel kingdoms, . . ."

(7) In 1630 Fray Juan de Medina, O.S.A., wrote: "For that exceedingly vast kingdom (China) abounds in whatever can be desired to sustain life, . . . the large vessels . . . and those of lesser size, are well nigh innumerable; and they sail annually to surrounding countries, laden with food and merchandise. Forty, and upwards, were wont to come to Manila alone. . . . These vessels go to Siam, Camboja, . . . They carried away all the silver in the world. . . . Thus the kingdom of China is the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 and we might even call it the world's treasury, since the silver is imprisoned there, and is given an eternal prison. And if there were no more silver there than what has been taken from Mexico during sixty-six years of trade, it could make them most wealthy; and much more so, inasmuch as the Mexican silver

is not the most that they get, for they take much from other quarters. They are the most greedy for and affectioned to silver of any race known. They hold it in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they withdraw the gold from their own country in order to lock up the silver therein. And when they see silver, they look at it admiringly. I am writing not from hearsay, but from the sight and experience of many years . . .”

(8) In his memorial of 1637, Grau y Monfalcon wrote: “. . .the silver is withdrawn and conveyed to the islands, whence it passes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enemies of religion and of this crown, Moors and pagan; and finally remains in China — which, according to what we understand, is the general center for the silver of Europe and Asia. For as it always is current, gaining and increasing in value until it reaches that great kingdom, whence it must issue with a loss, it does not issue, and remains perpetually among those inhabitants.”

(9) In 1727, in a plea on behalf of both Spaniards and natives of the Philippines, Pedro Gonzáles de Rivera and six other citizens said: “The Sangleys are those who take nearly all the silver that comes from New Spain . . .”

According to the Spanish records, the annual imports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by way of Manila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were as follows:

TABLE II
ANNUAL AMERICAN SILVER IMPORTS INTO CHINA
BY WAY OF MANILA

| YEAR | AMOUNT (in pesos) |
|---------------|-----------------------|
| Before 1586 | 300,000 |
| 1586 | 500,000 (+) |
| 1598 & before | 800,000-1,000,000 (+) |
| 1602 & before | 2,000,000 |
| 1604 | 2,500,000 (+) |
| 1633 & before | 2,000,000 |
| 1729 & before | 3-4,000,000 |
| 1815 | 1,550,000 |

De Comyn estimated that the importation of silver into Manila from Spanish America, during the 250 years of intercourse, 1571-1821, had amounted to 400 millions of pesos, and of this, a large share, perhaps one-half, had gone to China.

IV

The article finally presents Chinese documentary sources which confirm the flow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by way of Manila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and middle Ch'ing periods.